

「蘇海韓潮」中的「蠻煙蜚雨」 ——海南省海口市府城區金花村海瑞閣小考¹

卜永堅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在今天的香港，在改建成公園的九龍寨城，仍存道光二十七年(1847)與九龍寨城同年誕生的龍津義學的對聯：

其猶龍乎卜他年鯉化蛟騰盡洗蠻煙蜚雨

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

上聯大意是廣東地處海濱，為王朝正統文化熏陶(即王化)所罕及，因此是一片「蠻煙蜚雨」(「蜚」「蠻」相提並論，也可見水上人在嶺南社會地位之低下)。而龍津義學的興辦，將使王化普及，而本地「蜚」「蠻」，也得以像魚躍龍門、蛟騰碧空那樣，洗脫不光彩的出身背景。下聯則承接上聯，強調讀書才是正途，鼓勵義學的學子循此正途，探源溯流，最終將能和韓愈和蘇軾這樣的大文豪平分秋色。韓愈和蘇軾同是被貶到南方的文豪，也因教化當地土人，使趨王化而得到歌頌。對聯作者在「蠻煙蜚雨」的香港提及「蘇海韓潮」，又照顧到龍津義學的「龍」和「津」二字，無論從其本身立場還是從對聯的文字藝術來看，都妥貼不過。

盡洗蠻煙蜚雨，平分蘇海韓潮，絕不僅止於士大夫一廂情願的空想，從明到清，蘇海韓潮確實把華南的蠻煙蜚雨一步步逼退，包括道觀佛寺在內的各類「淫祠」，不是敗給宗族祠堂，就是敗給官方祀典所認可的神靈。²這是近世中國國家締造過程的重要一環。所謂國家締造，不僅指王朝在一地區設立軍政機構、編審戶口、徵收賦稅，也指王朝的意識形態，在該地區得到接受和貫徹，使其統治獲得合法性。自然，國家締造的過程不是片面的「中央壓迫地方」、「國家宰制社會」的過程，地方社會，面對王朝的正統文化，予以消極或積極抵抗者有之，予以主動接受者有之，予以有意或無意扭曲者有之。結果，正統文化和地區文化，在這互動過程中，都或多或

少走了樣。而廟宇往往就是體現這互動過程的「必爭之地」。2002年12月16至20日間，筆者參加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合辦、名為「地方社會與北部灣經濟活動」的海南島田野考察團，就發現一個「蘇海韓潮」和「蠻煙蜚雨」互相交織、糾纏不清的例子。

林公廟、林大天君、林潤

海瑞閣位於海南省海口市府城區金花村，明代，此地為瓊州府城西廂下田村，因丘濬「有人問我家居處，朱橘金花滿下田」的詩句，又名金花村、朱橘里(又作朱桔里或朱吉里)。³海瑞閣作兩進格局，廟內正殿作三開間，正中供奉林大天君神像，林大天君右為火雷、懿美兩位女神像，左為海瑞像。在廟門背後左邊牆壁上，有一「本府諸神誕期」木牌，開列上述四神祇誕期外，復開列趙、李、張、金四元帥及福德正神誕期。(見圖一)

問題馬上出現：海瑞是瓊山縣人，在海瑞家鄉紀念海瑞可謂理所當然。但該廟既名海瑞閣，何以正中供奉的是林大天君，而海瑞只屈居其左？

在海瑞閣正殿，有一對聯，全文為：(見圖二)

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

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

對聯上款書：「一九九六年仲夏月刻」，下款書：「朱元璋聯、吳能中敬書、吳能中、能^正剛敬送」等字。照對聯字面意思，則作者似乎就是朱元璋，而林大天君似乎就是林潤了。案：所謂「朱元璋聯」云云，肯定是錯誤的。因為明太祖朱元璋死於十四世紀末，斷無可能預知十六世紀中林潤和海瑞的事跡。若云此朱元璋只是與明太

祖同名同姓之人，也不可能，因為能夠寫出這種高水平對聯的明朝人，斷不會不知道冒犯太祖名諱的危險；即使是清朝讀書人，也不會襲用前朝開國皇帝的名字來自找麻煩。作者會否是清朝之後的人？也不會，因為筆者記得曾在某本明人筆記中見過這副對聯，為撰寫該文，也曾粗略翻查了明代史料一番，可惜一直未能找到有關記錄。幸好，在道光二十年(1840)刊行的梁章鉅《楹聯叢話》中，找到有關記錄：

嘉靖末年，南京城守門宦官高剛於堂中書春聯云：「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蓋謂剛峰、念堂二公也。宦官亦重諫臣如此。⁴

梁章鉅的《楹聯叢話》，是把前人文獻中的對聯輯錄而成書者，一般都注明出處。這段記錄雖無出處，但為梁章鉅《楹聯叢話》所收，則至遲不會晚於該書刊行年份即道光二十年(1840)。⁵

林潤名列《明史》列傳第九十八，是福建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1559)進士。嘉靖末，嚴嵩已經失勢，兒子嚴世蕃及其黨羽羅龍文已分別被流放廣東雷州和廣西潯州。林潤彈劾二人並未赴流放地，且招募亡命，有造反嫌疑，最終導致世宗下令處決二人。《明史》的作者評論道：「世蕃之誅，發於鄒應龍，成於林潤」，但隨即不冷不熱地說：在他們之前彈劾嚴氏父子的楊繼盛、沈鍊、徐學詩等，下場悲慘，鄒林二人的忠直程度並不見得超過這三人，而居然彈劾嚴氏父子成功，是「適會其時」而已。今天看來，說林潤是「痛打落水狗」也可，說林潤是「落井下石」也無不可。總之從明到清，林潤的名氣雖低於海瑞，但也被視為正直能幹的忠臣，一如上述對聯所云。然而，林潤是福建莆田人，而非海南島人，也未聞有林潤本人被流放海南島或者林潤後人遷居海南島的記載。⁶顯然，這副對聯，把作者說成是朱元璋，是錯誤的；把林潤和林大天君混為一談，也是錯誤的。

然則，林大天君到底是誰？

在廟左面牆壁有碑，立於 1997 年，碑題為：
林大天君
「朱桔里子孫修建 先賢海瑞 廟碑序」，碑文首行

曰：「西臺總鎮林大天君古廟，考據始建於明末清初，置址於府城鎮朱桔里。」但該碑並沒有留下任何可以解答林大天君身份的線索。由於筆者難以就此問題再返回金花村進行田野考察和口頭訪問，因此只能從文字資料入手。筆者查閱了有關瓊州府和瓊山縣的各類方志(蓋瓊山縣為瓊州府附郭)，發現從明到清的八種瓊山縣和瓊州府方志中，⁷都沒有提及海瑞閣，但都曾提及一所名為「林公廟」的廟宇，也許能夠解開林大天君之謎。據筆者推測，海瑞閣前身應該是林公廟。

這八種瓊州府志和瓊山縣志有關林公廟的記載，詳附錄，茲不贅。綜合這八條大同小異的記載，可知：元代，在金花村(當時是府城西廂下田村)，有一姓林的村民，平素正直，「為雷化」而成為神祇，並行神跡。鄉人遂立廟以祀之，廟名「雷廟」。雷廟雖被《(正德)瓊臺志》劃入「土人私祀」之列，不入「祀典」或「通祀」之列，⁸但頗為當時的士大夫和官方接受，因為《(正德)瓊臺志》不但記錄了知州吳豐為雷廟所撰寫的文章、收錄了一首據說是丘濬為雷廟所寫的七律詩，⁹還提及：直至十五世紀末，至少有三位官員重脩過雷廟。雷廟位於西廂下田村，但由於該神靈驗，在西關外的鄉民，也立廟祀之，廟名為「林公廟」。因此可以說，雷廟就是林公廟。以後林公廟一枝獨秀，雷廟卻消失於清朝的方志中。

林公廟據說非常靈驗，鄉民遇有各類災疫，前往祈禱，都得到該神祇的回應。瓊山縣出身的官員許子偉(1586 年進士)，曾試圖拆毀林公廟，¹⁰但據說因該神祇報夢而罷手。可見直至十六世紀末，林公廟仍然是瓊山縣當地的著名廟宇。而在 1857 年刊的《(咸豐)瓊山縣志》中，林公廟的數目已經增加到四所，其中兩所分別位於下田金花村和下田朱橘里，也就是今天海瑞閣所在之村落。

海公祠、三公祠

據筆者當日在海瑞閣中所見，海瑞神像旁有神位，曰：「明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海忠介公之神位」。而在正殿右邊牆上，則嵌有三塊石碑。靠近神像的一塊是立於 2000 年的捐款碑。遠離神像一塊則字跡模糊，但「明海忠介公

故里」和「乾隆三十四年」等字樣仍清晰可辨。是則 1769 年所立矣。中間一塊石碑立於民國九年(1920)，由當時中華民國交通部長趙蕃和負責海防事務的陝西省長李根源所立，中書：「明太傅特進左柱國武英殿大學士邱文莊、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海忠介公故里」(詳圖一)。是則丘濬、海瑞之故里矣。在海南島日據時代出版的《[改訂]海南島志》中，也有類似記載：

海忠介公宅 瓊山縣城? (no)西北隅一里許
(no)朱橘里(wa)明(no)海瑞(no)故里(de) (a)
(ru)。¹¹

而據郭克輝編、1990 年出版的《瓊山縣文物志》，這兩塊碑所在地點，均為「府城朱吉里紅湖城畔的海公廟」。¹²看來，海忠介公故里、海忠介公宅、丘海二公故里、海公廟都是同指一處地點：明清時期的海公祠或者三公祠。

明清時期，即使擁有芝麻綠豆般大小官職或功名的人，也會煞有介事地建祠堂、修族譜，但是，名滿天下的海瑞，並無子嗣，¹³亦無自稱其後人者建祠堂以祀之。在瓊州，最初安置海瑞的廟宇，居然只是瓊州府城內的城隍廟。萬曆年間，始由官員高維嶽建立海公祠，「(海公祠)在(瓊州府)城中，原舊城隍廟。萬曆年間署府事雷州府推官高維嶽申請建」。康熙四十二年(1703)，「巡撫彭鵬命雷瓊道副使黃國材、知府賈棠、同知姚哲建祠於城西社稷壇右，與蘇文忠公、丘文莊公並列為三，每歲祭以上丁」，¹⁴而且，「蘇祠居中、丘祠居左、海祠居右，外繚以垣，而各為一門」。¹⁵可見，海公祠作為三公祠之一，建立於下田村，是 1703 年的事。此後，這三公祠，於道光十年(1830)、同治七年(1868)、及光緒十七年(1891)年三次重修。¹⁶這三公祠雖然分別祭祀蘇軾、丘濬、海瑞，且各有一門，但就建築而言是一體的，因為有一道共同的牆壁圍繞三祠。在《(咸豐)瓊山縣志》的地圖上，三公祠位置清晰可見，與下田村、玄壇廟、社稷壇同在府城西廂外。¹⁷(見圖三)而下田村，也就是金花村。

但是，1990 年出版的《瓊山縣文物志》裏所提及的「府城朱吉里紅湖城畔的海公廟」，是否即筆者 2002 年 12 月 16 日所見之海瑞閣？而海瑞

閣最新一次修建是在 1997 年，是否仍保存海公廟舊貌？不得而知。但是，在瓊州府城東南官隆一里青草村、今瓊山縣譚文鎮青草村，亦有相傳建於明代、而重建於 1926 年的「官隆海忠介公廟」，並有清代舉人王承烈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所撰之《官隆一里海公廟碑記》，1990 年出版之《瓊山縣文物志》中，仍收錄該廟和該碑之照片及該碑拓片，「它是我縣僅存的一座海公廟。」¹⁸這座位於府城外東南郊的海公廟，與府城外西北的海公祠，應該沒有關係。而且既然青草村的海公廟是瓊山縣到 1990 年為止僅存的海公廟，則「府城朱吉里紅湖城畔的海公廟」應該已經不存在了。也許郭克輝為撰寫《瓊山縣文物志》而走訪金花村時，所見到的海公廟，就是今天的海瑞閣，其實就是林公廟？

林公廟與海公廟的結合

林公廟位於金花村，海公祠也位於金花村，但同一村落而有多於一間廟宇，在中國可以說是再正常不過之事，如何能夠由此推論「海瑞閣即林公廟」？而且，有關林公廟的記載都說林公廟內的神姓林，卻從未說這姓林的神祇就是林大天君，我們也不能立即得出「林公廟之神祇就是林大天君」的結論。幸好，海瑞閣中有兩件實物證據，可以支持筆者的推測。

首先，張貼在海瑞閣內一張相當破舊的黃紙告示(見圖四)，以「朱桔里林公廟」名義發出。這就清楚表示，該廟雖然名為海瑞閣，其實就是明清方志所云之林公廟。而林公廟所供奉的正神，就是林大天君。

其次，林公廟的地點，在各方志中，或云「西廂下田村」、「西關外」、「西門外大路街」、「下田金花村」、「下田朱橘里」、「子城西南雲路坊」。而海瑞閣中林大天君神像左側、題為「邀請各地諸神」的木框紅紙榜上，除排第二位的「府城金花村林大天君」就是該海瑞閣內的正神之外，尚有七位神祇，而排第一位的，是「府城大路街林大天君」，正好和《(光緒)瓊州府志》有關「林公廟：在西門外大路街」的記載互相發明。

所以，林公廟所供奉的，就是林大天君，林大天君雖然肯定不是林潤，而是相傳在元代「為雷化」的地方神祇。今天所見的海瑞閣，也就是林公廟。

既然如此，1997年重建的海瑞閣，正中供奉林大天君、兩旁分祀火雷、懿美以及海瑞，這個格局，最早可以追溯到甚麼時候？對此，資料所限，筆者無法仔細處理。但值得指出的是：像林公廟和海瑞閣結合的例子，並不獨特，以瓊州府府城南橋的南宮廟為例，「宋立，祀祝融神，後圯。鄉人移建街左，以倪五娘神附祀。每歲首，居民咸集乞靈，殊驗。世久，祝融祀廢，更名火雷祠。」¹⁹萬曆年間，南宮廟已經變成「祀火雷、泰華、子孫夫人三神」了。²⁰而入清以後，南宮廟則「祀火雷、聖母、泰華三夫人，後祀白衣大士。順治間，僧寂德募建，貢生馮侯立石，並祀里中名賢吳垣齋、陳秀卿、唐必周、陳汝中四先生。」²¹南宮廟已不見於1990年出版的《瓊山縣文物志》，但從現存文字記載看來，則南宮廟的歷史可上溯至宋代最先奉祀之神祇為祝融，後加入倪五娘。萬曆年間，該廟則先奉祀「火雷、聖母、泰華三夫人」，後祀觀音。順治年間，則由當地貢生馮侯改造，「並祀」觀音和四位「里中名賢」。南宮廟的情景，當與今天海瑞閣並祀林大天君、火雷、懿美、海瑞相似吧。而且，南宮廟中的火雷，是否就是海瑞閣中的火雷？

結論

由「林公廟」而「海瑞閣」、由「林大天君」而「林潤」，這個轉變，有何理論方面的啟示？林大天君是地方神祇，為「土人私祀」，不為王朝祀典所承認，用士大夫的詞匯來說，可算是「淫祠」；用龍津義學對聯的詞匯來說，就是「蠻煙蠻雨」。儘管十五世紀的雷廟得到民間和官方的認可，但十六世紀的林公廟已經受到官方的敵視，幾乎逃不過士大夫「毀淫祠」的羅網。林潤和海瑞，都是得到正史確認的忠臣，崇拜他們，就表示接受王朝正統的意識形態；用龍津義學對聯的詞匯來說，就是「蘇海韓潮」了。從明清時期的「毀淫祠」運動，到國共兩黨的破除迷信運

動，「蘇海韓潮」對於「蠻煙蠻雨」的打壓，可說一脈相承。在明代的海南島，魏校「毀淫祠」的壓力，把瓊州府城內的真武廟變為城隍廟。²²林公廟方面，雖然據說林大天君報夢予許子偉而阻止其拆廟計劃，但今天所見，林公廟已經易名為海瑞閣，而海瑞閣內1996年刻的對聯，就進一步把元朝以來的地方神祇林大天君變為明朝忠臣林潤，「蘇海韓潮」節節勝利。

當然，「蘇海韓潮」對於「蠻煙蠻雨」的改造，並不徹底，林公廟雖然易名為海瑞閣，但林大天君繼續以正神身份居中，海瑞不過屈居其左。這算是「蘇海韓潮」的成功還是失敗？在三十年代的廣州，《越華報》〈孔子忽變女人〉的嘩眾取寵的報道，描述「一般事神討生活者流」中的「狡獪者流」，把觀音廟名字改成孔子廟，而內裏繼續供奉觀音，以圖倖存於「破除迷信之秋」，²³這又算是「蠻煙蠻雨」的失敗還是成功？順治年間奉祀觀音的瓊州南宮廟加入四位「里中名賢」、民國年間廣州觀音廟改名孔子廟、以及瓊州林公廟今天變成海瑞閣，其揆一也，都是地方社會面對正統文化所作的回應，這回應不是單純的抗拒或投降，而是一種建構。把林公廟和海公祠結合成為海瑞閣的人，就像順治年間在奉祀觀音的南宮廟中加入四位「里中名賢」的貢生馮侯一樣，都屬地方領袖。他們對於當地廟宇的改造，既體現正統文化的輻射，也反映地方文化的滲透。把「海無波濤」這副對聯的作者說成是朱元璋、把林大天君說成是林潤，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說當然是錯誤的。但套用人類學家克里弗·格爾茲(Clifford Geertz)的分析，則事實上的對錯並非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這副對聯作如此運用，反映了「本地人觀點」(native point of view)。我們不必完全認同本地人觀點，正如我們不必做起巫師來寫有關巫術的民族誌研究；但我們也不應完全罔顧本地人觀點的獨特背景和特質，正如我們不應用幾何學原理來寫有關巫術的民族誌研究。重要的是解釋(construe)本地人的表達模式或稱述符號系統，就像掌握一句成語、學懂一個典故、明白一個笑話、領悟一首詩那樣。²⁴但是，對海瑞閣的研究如果要充分做到這一步，就不應

只停留在文獻層面，非得要進行人類學的田野研究不成，本文也只好到此為止，而寄望於未來研究者的努力了。

用形象一點的語言來說，有海潮即有煙雨，「蘇海韓潮」洶湧澎湃，「蠻煙蜚雨」也連綿瀰漫。再推而論之，無煙雨不成海潮，許多為明清王朝祀典所承認的神祇，如關帝、天后等，最初不也起家於「土人私祀」而士大夫想拆毀的「淫祠」中嗎？

到了今天，正統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矛盾，仍然持續，「蘇海韓潮」和「蠻煙蜚雨」的對立，仍然存在，但促使林公廟和海瑞閣結合、「蘇海韓潮」和「蠻煙蜚雨」結合的更重要因素，也許已經不是正統文化的壓力，而是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大刀闊斧」。工商業的發展、公路的開拓、房地產市場的蓬勃，使一切古物古蹟都被迫讓路。筆者此行參觀古蹟時，即發現這些古蹟中放置不少從附近搬移而至的石碑等古物，想是因為這些古物原本地點因經濟建設而消失，這些古物無家可歸，當地文教單位遂將之暫且安置於其他現存古蹟內。同時，經濟改革促進旅遊業的勃興，從吸引游客的角度來考慮，海瑞當比林天大君更具號召力。林公廟和海公廟結合成海瑞閣，是否也拜改革洪流所賜？

註釋：

¹ 筆者感謝舉辦是次海南島考察團的三個學術機構即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亦感謝考察團全人、尤其是陳春聲與賀喜所提供的寶貴照片和資料。陳國成就本文的觀點提出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² 僅舉二例。十六世紀明朝，方獻夫建議勒令尼僧道姑還俗和變賣庵寺，見《明實錄·世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校勘本，台北：中央研究院，1984年），頁1866。余繼登也提及此事，見氏著，《典故紀聞》（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元明史料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03。更為人熟悉的，是魏校擔任廣東提學道期間「毀諸寺觀田數

千畝，盡入霍韜、方獻夫家」的事跡（《明史·姚鏌傳》）。

³ 丘濬，〈家居瓊山之下田村。七月二十四日，夜夢髻頭童子問予以村之所以名，夢中作此詩畵之。覺而呼燈疾書于都城東之遠遊軒〉：「瀛海中間別有天，寧知我不是神仙。請言六合虛空外，曾見三皇混沌前。玄圃麟州非遠境，延康龍漢未多年。有人問我家居處，朱橘金花滿下田。」載丘濬，《重編瓊臺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卷5，頁12b，第1248冊，總頁84。

⁴ 梁章鉅，《楹聯叢話》（道光20年[1840]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排印），頁14。

⁵ 案：這段史料可疑之處甚多：海瑞、林潤均為嘉靖末年才開始活躍於政壇之人，海瑞更因直諫世宗而身陷囹圄，幾遭不測，至世宗崩而始獲赦。這名南京守城宦官卻於「嘉靖末」就如此高調歌頌二人，也未免太大膽了。另外，林潤雖有直聲，卻並無直接冒犯皇帝進行強諫的事跡，「林潤」恐怕是其前輩兼同鄉「林俊」之誤，蓋林俊於成化年間直接冒犯憲宗、彈劾「妖僧」繼曉和宦官梁芳而被貶雲南，事跡與海瑞相似。無論如何，筆者未能找出這條史料比《楹聯叢話》更早的出處，非常遺憾。尚請各方大雅君子不吝賜正。

⁶ 案：林潤並無專門文集存世。除《明史·列傳》第98的傳記外，陳子龍等編纂的《皇明經世文編》（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1997年影印）卷329〈林中丞奏疏〉收錄了林潤的奏議。

⁷ 這八種瓊州府志和瓊山縣志為：（1）唐胄編集，《瓊台志》（正德刊本，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60-61，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影印）。（2）歐陽璟等修、陳于宸等纂，《瓊州府志》（萬曆間刻本，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14，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影印）。（3）王贊修、關必登纂，《瓊山縣志》（康熙47年[1708]刊，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影印）。（4）楊宗秉纂修，《瓊山縣志》（乾隆12年[1748]刊，故宮珍本叢刊第190-191冊，海

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5)蕭應植纂修，《瓊州府志》(乾隆39年[1774]刊，故宮珍本叢刊第189-90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6)李文恒修、鄭文彩纂，《瓊山縣志》(咸豐7年[1857]刊，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166，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影印)。(7)張岳松纂、明誼修，《瓊州府志》(道光21年[1841]刊、光緒16年[1890]補刊，中國方志叢書47，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8)李熙、王國憲編纂，《續修瓊山縣志》(宣統3年[1911]刊，民國年間補刊，台北(?)：瓊山縣志重印委員會1964年重印)。以下只簡稱其書名，而將其刊行年號置括號內，如《(正德)瓊台志》、《(咸豐)瓊山縣志》，以資識別。

⁸ 《(正德)瓊臺志》卷26將瓊州府各州縣壇廟分成「通祀」、「祀典」、「先賢」和「土人私祀」四類。在瓊州府附郭瓊山縣，屬「通祀」的依次是：社稷壇、風雲雷雨境內山川神壇、城隍廟、厲壇、旗纛廟(頁1a-2b)，屬「祀典」的依次是：景賢祠、靈山祠(頁2b-4b)；屬「土人私祀」的依次為：先賢祠、伏波廟、孝義祠、柔惠宮、關王廟、江東祠、文昌宮、黑神廟、峻靈行祠、南宮廟、雷廟、玄壇廟、東嶽廟、晏公廟、五顯廟、水仙廟、班帥堂、瓊崖神廟、五娘廟、籬氏廟、陳村廟、黎母廟、天妃廟(頁4b-12b)。

⁹ 「[丘深庵詩]瓊莞城西古下田。叢祠香火四時煙。人家此處殊他處。禾隴無年不有年。百里雷驚聲號號。四方瞻仰意虔虔。題詩遠寄昭靈貺。留與鄉邦世代傳。」見《(正德)瓊臺志》，卷26，頁8b。但是，丘濬的全集《重編瓊臺稿》、《瓊臺詩文會稿》等並沒有收錄此詩。

¹⁰ 許子偉名列鄉賢祠中，並有傳記。見《(乾隆)瓊山縣志》，卷2，頁42b，第190冊，總頁359；卷7，頁66b-67a，第191冊，總頁81。

¹¹ 陳銘樞總纂、井出季和太譯，《[改訂]海南島志》(東京：松山房，1941年)，頁286。

¹² 郭克輝編，《瓊山縣文物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27-30。

¹³ 《明史·海瑞傳》(中華書局本)，頁5932。

¹⁴ 《(咸豐)瓊山縣志》，卷5，頁8a-b，總頁467-8。

¹⁵ 《(咸豐)瓊山縣志》，卷5，頁8a，總頁467。

¹⁶ 有關三公祠之資料及其重修碑記，詳《(咸豐)瓊山縣志》，卷5，頁7b-8b，總頁466-8；卷26，頁24b-26a、31a-b，總頁2158-61、2171-2。《(宣統)瓊山縣志》，卷5，頁又8a-b，總頁147；卷18，頁30a-33b、46b-47a，總頁525-6、533。

¹⁷ 《(咸豐)瓊山縣志》，卷1，頁2a，總頁43。但是，《(康熙)瓊山縣志》的地圖，在同一地點，則只標出玄壇廟和社稷壇，而沒有下田村和三公祠。見卷1，頁2b-3a，總頁379。

¹⁸ 《瓊山縣文物志》，頁59-60、125-7。王承烈碑文，亦見《(宣統)瓊山縣志》，卷17，頁49a-50a，總頁500。

¹⁹ 《(正德)瓊臺志》，卷26，頁8a-b。

²⁰ 《(萬曆)瓊州府志》，卷4，頁51a，總頁107。

²¹ 《(乾隆)瓊山縣志》，卷2，頁42a，總頁359。案：吳錡(坦齋，垣為坦之誤)、陳實(秀卿)、陳天然(汝仲)，皆明代瓊山縣鄉賢，其傳記可參考《(咸豐)瓊山縣志》卷19〈人物·名賢〉。唐必周即諸方志中的唐濂伯，為明景泰癸酉解元，未與會試而死，葬洗馬橋，在瓊山縣城西南二里。《(正德)瓊臺志》等志於「唐濂伯」條下，引王佐兩句詩「他時若問田邊墓，五嶺南來第一人」。而此詩題為〈唐必周解元墓〉，由此知唐濂伯即唐必周，見王佐著、韓林元編注，《王桐鄉詩三百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45-6。

²² 「(城隍廟)宋元在西關；國朝洪武二年，知府宋希顏建于府東、西；成化知府蔣琪遷於府東；正德十四年，知府曾大慶，因提學魏校罷真武廟，乃遷於城中。」見《(萬曆)瓊州府志》，頁105。

²³ 「當局近以人心不古。道德衰微。傷風敗俗之事。無日無之。……於是有復古之議。近如復祀孔子關岳諸先哲是也。夫祀此者。非迷信之膜拜。實以其忠義道德之可景仰。令人欽敬之也。……當夫破除迷信之秋。除此之外。實不能容留於世。迷惑人民。是以各地神廟紛紛拆毀。甚而改建。岌岌乎其危矣。一般事神討生活者流。蹙然憂之。而無可奈何也。……而狡

獐者流。百計張羅。冀或幸免。近又乘復祀先哲之機會。大出活動。妙想天開。重新廟宇。再顏其廟。不曰孔子。則曰關岳。林林總總。怪狀百出。本市內尤屬多見。不佞嘗行經觀音廟。今亦易為孔子廟矣。阿彌陀佛。吾儕先師。得其所哉。入而視之。居然女像。咄咄怪事。何竟孔老夫子忽化而為婦女耶。侮辱聖

賢。何殊於掛羊頭而賣狗肉。欺世愚民。亟應禁革者也。(黃楨峙)(甲)」《越華報》1934年8月25日,頁1。此則資料承潘淑華提供,特此鳴謝。

²⁴Geertz, Clifford,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 57, 70.

附錄：八種瓊州府志和瓊山縣志有關林公廟的記載：

(1)《(正德)瓊臺志》，卷26，頁8b：

雷廟：在西廂下田村。元立。記作宋立(筆者按：「記」當即王佐《瓊臺外紀》，見《(萬曆)瓊臺志》凡例。)後移於城南舊縣學右，今復還下田。天順、成化間，副使鄭彥譽、同知馬叔文、指揮王潔等續脩。

[知州吳豐記略]其神，相傳昔鄉有林姓者，正直剛方，平居聞雷聲，自謂使己為雷，須殄滅惡輩。後雷雨交作，果坐化里中。嘗於星月下見其白衣乘馬，從者引燭遊導，乃廟祀之，歲旱瘟疫，禱之多應。

[丘深庵詩]瓊莞城西古下田。叢祠香火四時煙。人家此處殊他處。禾隴無年不有年。百里雷驚聲號號。四方瞻仰意虔虔。題詩遠寄昭靈貺。留與鄉邦世代傳。

又今五里橋，亦有雷祠，祀近年林姓雷化者，亦顯驗，乞靈者眾。

(2)《(萬曆)瓊州府志》，卷4《建置志·壇廟》，頁51a-b，總頁107：

雷廟：在西廂下田村，元立。案：神即鄉人姓林者，後為雷化，祈禱災疫多應。

林公廟：在西關外，其神即下田村雷廟姓林者，鄉人以其禱應，故祀之。

(3)《(康熙)瓊山縣志》，卷2，頁14b，總頁401：

林公廟：在西關外，元建。按神即本坊姓林氏，為雷化，號雷廟，祈禱多應。給事許子偉議毀，後入夢，故止。

(4)《(乾隆)瓊山縣志》，卷2，頁42b，第190冊，總頁359：

林公廟：在西關外，元建。按神即本坊姓林氏，為雷化 (字跡模糊) 雷廟，祈禱多應。給事許子偉議毀，後入夢，故止 (字跡模糊)

(5)《(乾隆)瓊州府志》，卷2下，頁8a，第189冊，總頁168：

林公廟：在西關外，元建。按神即本坊人，姓林氏，祈禱災疫多應。

(6)《(咸豐)瓊山縣志》，卷5，頁17b-18a，總頁48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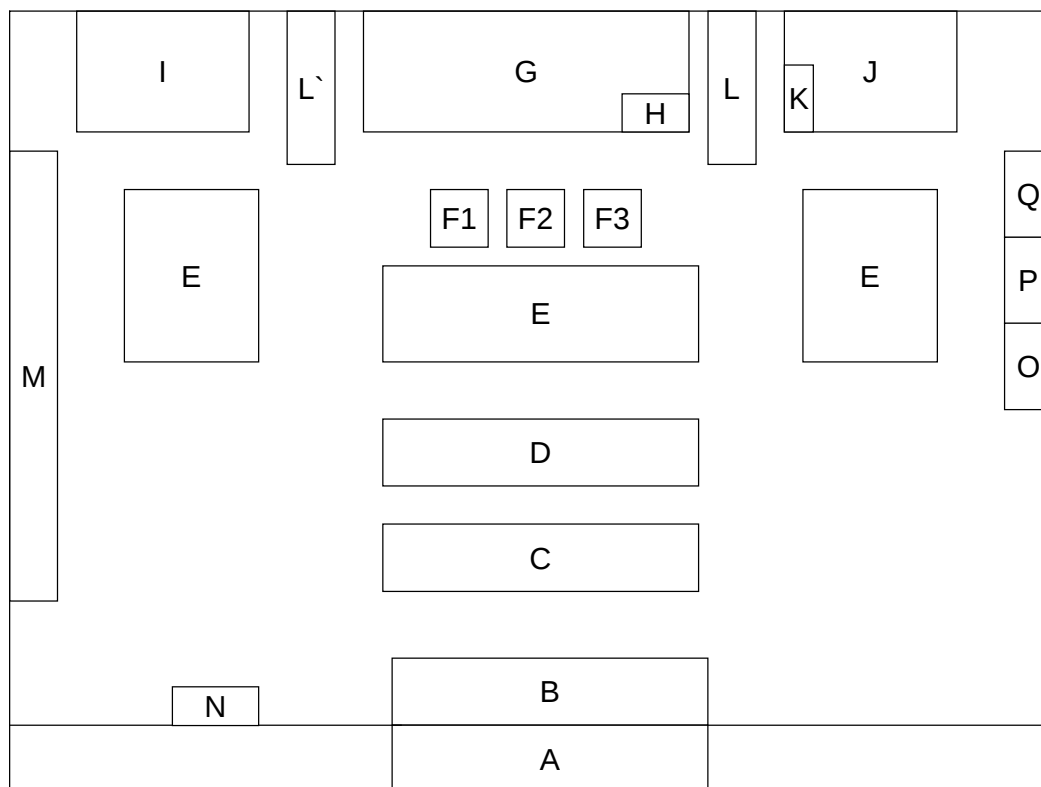
林公廟：一在西門外大路街，一在下田金花村，一在下田朱橋里，一在子城西南雲路坊；而在大路街者則元時所建。神即本坊人，林姓，為雷化，故其廟號雷廟，祈禱多應。給事中許子偉議毀之，以神入夢，乃止。(舊志增)

(7)《(光緒)瓊州府志》，卷8，頁11a，總頁212：

林公廟：在西門外大路街，元建。神即本坊人，林姓。災疫，祈禱多應。明許子偉議欲毀之，以神見夢，乃止。

(8)《(宣統)續修瓊山縣志》，卷5，頁17b-18a，總頁153：完全同(6)。

圖一：海瑞閣示意圖



圖片說明

A：正門匾額：「海瑞閣」

B：匾額：「威鎮西臺」

上款：

「送

朱吉里建新廟宇

公元一九九八年

農曆五月廿(?)九日」

下款：「外內巷眾信贈」

C：匾額：「林同深厚」(上下款因照片模糊，無法辨認)

D：匾額：「筆林棲鳳」

上款：「朱吉里新建廟于公元一九九七年農曆□夏月吉旦」

下款：「金花村眾信贈……」(照片模糊，無法辨認)

E：供桌

F1：神輿：「趙將軍之神位」

F2：神輿：

「左官將

西臺總鎮(?)林天君之神位

右吏兵」

F3：神輿：「金將軍之神位」

G：神像：「林天君」(其前有五尊小神像，當為林天君及左右各兩護衛神之行身)

H：木框紅紙榜：該榜橫書「邀請各地諸神」六字，其下由左至右開列諸神名號(皆直書)：

「府城大路街林天君」

「府城金花村林天君」

「府城外內巷……」(照片模糊，無法辨認)

「海口龍昆上村關聖帝君」

「海口八灶武聖廟關聖帝君」

「海口海甸五廟關聖帝君」

「海口新安村康皇……」(照片模糊，無法辨認)

「海口新埠下村^{關聖帝君}
^{雷皇大帝}」

I：兩尊神像：「火雷懿美」(兩神像前各有一尊小神像，當即其行身)

J：神像：「海瑞」(其前三尊小神像，為海瑞及左右各一護衛神之行身)

K：神位：「明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海忠介公之神位」

L、L'：對聯：

「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

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

上款：「一九九六年仲夏月刻」

下款：「朱元璋聯 吳能中敬書 吳能中、能^{正剛} 敬送」)

M：碑：「朱桔里子孫修建^{林天君}
^{先賢海瑞} 廟碑序」(橫書)

該碑兩旁有對聯：

「群策群力完斯義舉

敬祖敬宗萬世流芳」

碑文全文為：

「西臺總鎮林天君古廟，考據始建於明末清初，置址於府城鎮朱桔里。廟前良田萬畝，廟旁兩側園林蒼翠，廟背環山，地形起伏，龍脈迴歸，風景秀麗，宏偉壯觀，是一罕見的風水寶地。素有地靈人杰，一里出三賢之稱。建廟迄今已有三百餘年的歷史。雖然經受歷次戰爭的摧毀，以及社會變更的影響，但本境子孫對林天君的豐功偉績，先賢海瑞公剛正不阿的精神，深表景仰永銘心中。三百餘年來，神靈之感應，恩澤沐後人。故此香火鼎盛，歷代不衰。

顧我子孫後代，深獲林公、海公蔭庇扶持，士農工商，人才輩出，學子得志，商貿發達，工興農富，業業順景，境內人和財旺呈現一派繁榮景。

由於社會發展，地貌變化，廟建多年，矮陋陳舊，地口低洼，已不適應需求。在眾子孫提議下，由父老梁開國、沈琪，本屆首事雲昌華等人發起，向本境子孫、社會仁人志士集資捐助人民幣柒萬多元，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鳩工重修，升高廟頂，擴建兩座，加設祭臺，填高廟外庭院，高豎擋壁等，使古廟面貌煥然一新，富麗堂皇，俾沐恩子孫，四時奉祀，永沐神恩。

謹序

發起人：梁開國、沈琪、雲逢森、蔡啟福、蘇維民、符國先、符國海、陳妳貴

首事：雲昌華、梁彰煌、文華松、林國慶、李軍、何雲忠、梁銘駒、林東、伍惠明、張其佑

鄉老 郭遠福 撰文

公元一九九七歲次丁丑仲夏月十八日 吉旦」

(捐款善信名單從略)

N：紅木牌：

該木牌全文十一行，橫書：(1)本府諸神誕期；(2)行符正月廿一日；(3)福德正神二月初二日；(4)懿美娘娘二月初九日；(5)海忠介二月廿二日；(6)趙元帥三月十五日；(7)李元帥四月廿八日；(8)張元帥五月初一日；(9)林大天君六月初四日；(10)金元帥六月初九日；(11)火雷娘娘六月十二日

O：碑：「明海忠介公故里」

部分小字模糊不清，參考郭克輝編，《瓊山縣文物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27-8：

「此地乃海忠介公故址，東至北門街，北□□□□

至牌坊路，西南至□□□□□□□□□□

奉廣東承宣布政□□□□□□

秦其燭立

乾隆三十四年仲秋穀旦」

P：碑：

上款：「中華民國九年八月交通部長趙蕃題書」(案：「蕃」字不清，據《瓊山縣文物志》補)

中書：「明^{太傅特進左柱國武英殿大學士邱文莊}公故里」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兼吏部尚書海忠介

下款：「^{勳三位陸軍上將銜陸軍中將}李根源建石」
^{督辦海疆防務事宜陝西省長}

Q：碑：「樂捐建構林大天君海瑞火雷懿美娘娘神庵芳名」

(捐款善信名單從略)

「歲次庚辰年仲秋月建」(案：該碑顏色字跡非常鮮明，顯為新立，則庚辰當為2000年)

黃紙告示(位置不詳)：

「各同志，你們□(疑即「好」)

要注意：

<1>燃香點燭求神要放錢下功德箱作為香燭錢，

<2>打籤詩要同樣放下作籤錢，

<3>解釋籤內容隨便分多少不能只要籤條就了事，

朱桔里林公廟」

祖先神位(位置不詳，字跡模糊難辨)：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立

……光遠歷代宗親

公……

上高曾祖顯考妣之神位(考妣二字雙行並列)

雲……

……堂伯叔□□郎娘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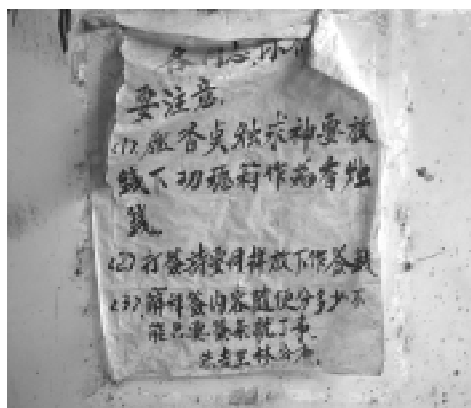
圖二、海瑞閣中把「林大天君」附會成「林潤」、且據說是由朱元璋撰寫的對聯



圖三、《(咸豐)瓊山縣志》地圖中府城西廂外的下田村和三公祠(黑方格為筆者所加)



圖四、海瑞閣牆壁上、以林公廟名義發出之黃紙告示



編者按：今期本刊為海南島考察專號，同時展示各參與者的觀點和角度，期望可以推動和鼓勵進一步的研究。為了方便讀者了掌握這次海南島考察的行程，附上簡略的海南島地圖。

